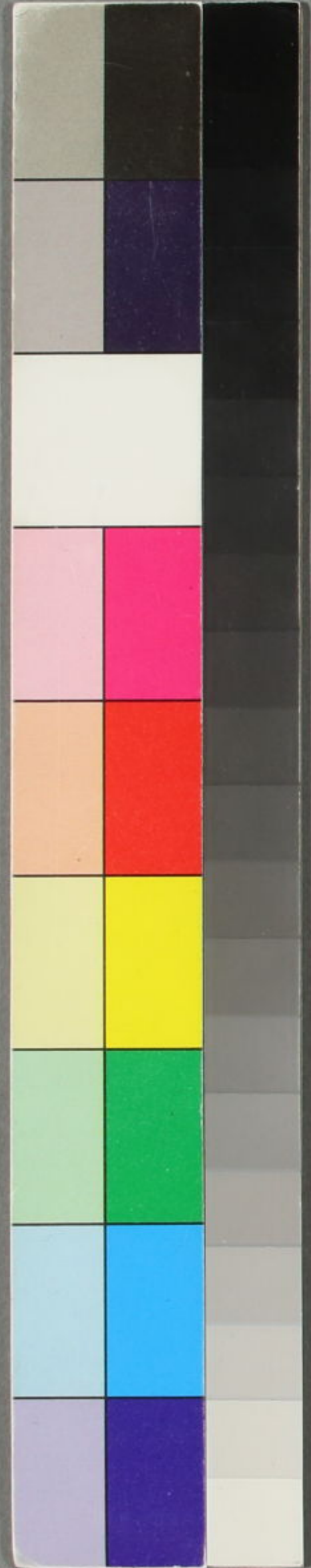


石梁文集

四

和6
1294
4

早稻田大學附屬
圖書館
寄第
漢詩文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和
1.294
4

石梁文集卷之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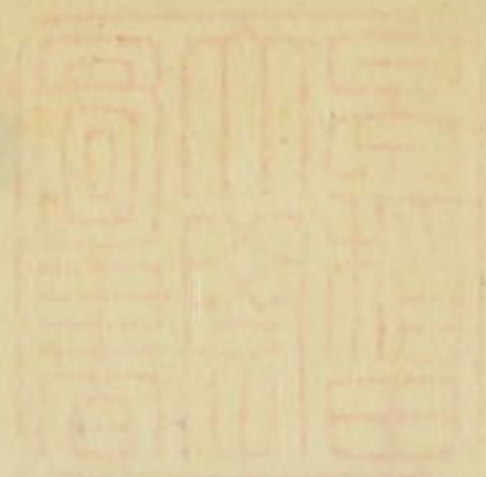
入留宋

樺島公禮世儀著

論

陳平王陵優劣論

及秦氏之流毒于四海也。天乃為生漢高。誅無道。以
振天下之亂。又生若蕭何。以守關中。生若韓信。以將
師旅。生若張良。以輔帷幄。又生若陳平。王陵。曹參。樊
噲。絳灌等。各以其事為爪牙之用。君臣遇合。內外協





石梁文集卷之四

久留米

樺島公禮世儀

著

論

陳平王陵優劣論

及秦氏之流毒于四海也。天乃薦生漢高。誅無道。以振天下之亂。又生若蕭何。以守關中。生若韓信。以將師旅。生若張良。以輔帷幄。又生若陳平。王陵。曹參。樊噲。絳灌等。各以其事為爪牙之用。君臣遇合。內外協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including the title '石梁文集卷之四' and the author '樺島公禮世儀著'.

矣。於是師徒一出。舉暴秦如振槁。二出滅強項如踏鹿。終席卷海內。囊括宇中。援民乎水火之中。而躬踐天子之位。是豈非天意乎。不然。漢之君臣。皆是徒隸之餘丁。屠鼓之遺氓。何其鷹揚龍驤。收大功之如是其速也。及高帝崩。呂太后欲王諸呂。后問王陵。陵曰。高帝刑白馬盟曰。非劉氏而王。天下共斬之。今王諸呂。非約也。此時太后始稱制。勢如猛火。誰敢觸之。唯陵固執大體。不肯少阿諛曲從。豈非直臣乎。后問陳平。平曰。高帝定天下。王子弟。今太后稱制。王昆弟諸

呂。無所不可。此時太后意已決。百諫何益。適足激后意。盡漢家噍類耳。平知其如是。是以佯對以為它日之地。豈非智士乎。蓋陵之所行。千載人臣之常體。平之所為。一時人臣之權道。當此之時。天下如微王陵。則漢家君臣之義熄矣。如微陳平。則劉氏骨肉之類殲矣。嗚乎。二子之於呂氏之事。可謂兩輪不可偏廢矣。厥后齊王舉兵。朱虛內應。果誅諸呂。天下興復。是蓋陵之一言唱之。而平之一言成之也。要之。天之薦命于漢氏。草創之業。三傑首羽翼之。呂氏之變。平陵

首始終之。炎精四百之鴻業。因以不墜。宗社連綿。四
宇乂安。豈非皆天授之人乎。但至陳平之傾側。擾攘
楚魏之間。軀體歸漢。每出奇計。救紛糾之難。振國家
之患。智謀神出。功勳廣大。則實含陵包參。高亞三傑
者矣。

李廣論

漢興。士之無積德累功而坐得公侯取青紫者甚多。
何唯下中之李蔡一人而已哉。李廣身為將種。及其
舉為大將。結髮至年六十。與匈奴大小七十餘戰。立

奇功。致大利。未嘗有遺策。威名凜烈。乃至匈奴相畏
避。稱曰漢飛將軍矣。而至其得賞賜。則官不過九卿。
祿止二千石。茅土之恩。索然未聞。賞不稱其功。終身
伶仃。至以微釁自伏劍而終者。何也。雖其天性之數
奇。而亦何甚也。抑不知天耶。將隴西之八百人。實使
然也。雖然。廣功業之大。既如此。威名之高。又如是。是
以在其生時。公孫昆邪泣稱天下無雙。至其卒之日。
太史又首編之簡策。引桃李成蹊之譬。而天下知與
不知。皆為盡哀。施及今日。殆二千年。天下哀士之有

功而不賞者。嘖嘖皆以廣為稱首。然則廣身雖屈當
時。而名實伸于數千萬歲之下矣。亦何偉也。孔子曰。
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又曰。不義而富且貴。於我
如浮雲。嗚乎。士之苟欲礪行立名者。願為樂安侯耶。
將顛為李將軍耶。

魯兩生論

或問余曰。叔孫通使召魯書生。而兩生拒不行。是耶。
曰。是。曰。何故。曰。傳云。作者之謂聖。又云。雖有其位。苟
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夫制作之難。久矣。昔者孔子

去衛。曰。鳥能擇木。木能擇鳥乎。而其論為邦。則曰。行
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由此觀之。孔
子不為則已。如為東周乎。則其制作之體可知也。兩
生身生于聖人之鄉。而深浴聖人之化。蓋其志亦以
為不為則已。必起殷輅周冕韶舞之樂。高紹三代。而
濟孔子之志矣。然高帝慢而少禮。紉孫生希世度務。
皆非其人焉。兩生之不行。擇木也。又何異焉。曰。兩生
之言曰。禮樂之所由起。積德百年。而後可興也。夫孔
子居席不暖。轍周天下。非為制作乎。如必待百年耶。

孔子非彭祖焉。不亦迂乎。且所謂周公制禮樂者。非言其成功乎。曰。是甚其言耳。辭之道也。易曰。發蒙。剝用刑人。用說桎梏。當此之時。天下初定。死者未葬。傷者未起。而桎梏未說。又欲遽興禮樂。抑難矣。兩生蓋有待焉者也。然則通何如。曰。謂之大直委蛇。則吾不知也。高帝即位於定陶。而羣臣皆帝故等。酒酣安呼。拔劍擊柱。其視帝。曾夥涉為王之不如也。無禮甚矣。微通作朝儀。則隆準公惡。知為皇帝之貴乎。通亦有為哉。雖然。綿蕞豈預作者之事乎。是故通者制朝儀。

者也。非作禮樂也。然則兩生何言禮樂乎。曰。蓋繆聽也。夫通之說。帝以三代損益。亦辭也耳。觀事實而可知也。故余嘗謂兩生崇禮樂。是矣。其嘲通。不知通也。通制朝儀。是矣。其笑兩生。不知兩生也。兩生待誰。曰。待文帝也。漢及文帝。國家閒暇。當斯之時。以帝之明德。如能有志于制作。弘舉其人。以自資。仰範前古。高挹聖揆。則所謂殷輅周冕。韶舞之樂。必郁郁乎興。三代之盛。可紹矣。孔子之志。可濟矣。賈生痛哭流涕。長大息可無矣。則吾知兩生之決不畏足也。惜乎帝猶

逡巡未遑。使漢家終于雜霸之業也。明太祖曰。三代有其時而能為之。漢文帝有其時而不為。周世宗則無其時而為之。豈不然乎。

宋義論

宋義知定陶之敗於未然。救趙持先鬪秦趙之策。人或以為智士。余獨以為義蓋少有智。而不知大勢者也。何以言之。當義之救趙。齊與項氏已搆隙。而義遣子相齊。人誰信之。一也。天寒大雨。士卒凍飢。義為將而不恤。送子飲酒高會。人誰不怨。二也。然而此二

者猶小矣。夫義不知大勢之甚。乃在不辭義帝之命而為獅子冠軍焉。夫義者一書生也。其於諸將固非有威信之素也。非有功勳之積。勇武之聞也。獨以一言有中。遽擢位于諸將之右矣。項羽慄悍勇猛。雖其匹夫時。目中既無秦帝矣。况其它乎。况於手總萬眾而啗啞叱咤天下之日乎。是其視諸將奚翅嬰兒。是寧能甘居于人之下者哉。乃項梁之死。秦軍惡。知非其幸乎。况義輩乎。義既不量己才。又不知羽之為人。一旦席孱王之寵。而執上將軍之權。昂然不讓。欲以

制羣雄。乃下令曰。猛如虎。狠如羊。貪如狼。強不可使者。皆斬之。以激辱羽。夫義之為上將。固羣雄之所不眼也。義之所為。固衆之所怨而不信也。義之令軍。固所抵羽之逆鱗也。義之為人。固羽之所嬰兒也。因羣雄之所不服。乘衆之怨。舉萬人皆廢之力。而加之于嬰兒之微羽。何憚而不為乎。義之罹禍。豈非自召乎。嗚乎。會稽守通不知勢于微而斬。義帝不知勢于顯而弒。陳嬰之母知勢于微而陳氏寧。高祖知勢于顯而帝天下。宋義不知勢于微。又不知勢于顯。而首墜

乎帳中矣。成敗之機如此。兵法曰。善戰者。求之於勢。義豈知兵者哉。誰謂義之先闢秦趙之策。愈於羽之破釜。甑燒廬舍。呼聲動天地之壯乎。

冉有季路仕李氏論

冉有季路之仕李氏。後世論者。多以其食不義之祿。罪之。責以不為閔子汶上之高。余竊以為刻矣。君子之道。豈一端而已哉。夫不仕無義。二子之仕李氏。行其義也。何不可之有。但臣人之道。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制也。二子受祿于李氏。進不能正其君。退

又不能引去。此孔子之所以責之也。如其仕。則豈孔子之所責也哉。且夫閔子之事。豈可以遽律二子哉。其它曾皙之舞雩。顏子之陋巷。是其人皆才大識高。志有在焉。不欲小用。故高尚焉耳。如夫二子之才。則千乘之賦。千室之宰。孔子嘗明論之。二子豈不自知乎。孔子曰。如有用我者。吾其為東周乎。又曰。久矣吾不復夢見周公。由是觀之。孔子蓋有志於周公之業者也。周公之業。豈人人之能所贊成乎。孔子嘗有喟然之歎于曾皙。又有有中之稱于閔子。其與顏淵言。

則語以四代之禮樂。稱其人。則曰我為之宰。蓋是皆聖人微意之所屬。而餘子則不與焉。又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可見顏閔數子。獨足與孔子步驟。而餘子瞠若于後矣。故知閔子汶上之高。則閔子之所以為閔子。而二子之仕季氏。又二子之所以為二子也。豈足深病二子乎。况季氏雖僭。而國柄在手。如輔之以道。使其漸鄉禮義。以興其政。惡知魯之一變至道乎。且季氏而果不可仕乎。當時列國諸大夫。其能不為季氏者。有幾也。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

之一邦則曰猶吾大夫。乃非蚓之食槁壤則匏瓜之繫焉而不食。豈聖門學者之意也哉。且季氏之祿果不義之祿耶。孔子何不先止之。將孔子止之而二子不可耶。二子雖不望顏閔而亦聖門之高足。決不至如是之陋矣。且孔子亦嘗仕季氏者也。夫七十子之於孔子。譬猶影之隨形。水之從器。一言一行。將孔子是準者也。故孔子有姊喪而尚右。則門人皆尚右。孔子謂之嗜學。小事猶然。况於身之出處乎。孔子亦嘗自謂吾無行而不與二三子者。今也其仕季氏在孔

子則不疑。在二子則罪之。豈不幾於植直木而欲影之曲耶。如將謂聖人可。而賢人不可耶。季氏非寡婦焉。是寧區區辟嫌疑之地哉。故曰君子之道。豈一端而已哉。昔者比干洩治同行。而毀譽實別。子路子羔異軌。而聖人無辨。召忽死。管仲囚。而千歲皆賢之道之難一端律也如此。過此以往。如殷之三士。孔子概謂之仁人。伯夷伊柳。孟子同謂之聖人。忠臣不仕二君。而孔子出疆載質。冠履有分。而孟子勸王齊梁之君。苟非各有其道。豈不甚相矛盾乎。故余以為後之

責二子刻矣。雖然二子亦過矣哉。徒知不仕之無義而不復知不可之可去。是以身列聖門之高第。而其業僅止于季氏之具臣矣。此孔子之所惜以責之也。故後之論二子者。獨以孔子之所責責之。則可也。如併罪其仕季氏。則二子之靈。其將翹屈乎地下哉。

逢萌論

王莽欺人寡婦孤兒。潛逞其虎狼之心。會天之未定。終成篡弒之虐。躬竊天位。賊心溢甚。害忠良。殘骨肉。暴百姓。毒天下。天意不與。人心已離。如莽所謂刃在

其頸者。而其支解族滅之無日。不待明者而已彰彰矣。然而當時貪祿徇財之徒。不辨天人之應。順逆之分。翕然景從。頌莽功德。以徼利祿者。天下四十餘萬人矣。亡論賤儒劉歆之徒。即雖賢如揚雄者。猶且弄筆搖舌。阿諛諂媚。以朶頤莽不義之祿。頑然不知莽之將亡者。何也。逢萌守節不仕莽朝。深察天人順逆之機。挂冠去都。戴盆哭市。遂隱而不出。此不獨知食莽祿之為不義。又能明知莽之亡不旋踵焉。夫劉歆揚雄博學宏才。天下無匹。則其先見之明。寧不如逢

萌乎。譬之播糠眯目。天地四方易位。雄等雖博學宏才。而利祿之欲。既塞其心。尚何問其它哉。乃知逢萌新乎一句。固足壓揚雄美新數千言。而其瓦盞勝於劉歆孔光之錦衣玉食萬萬矣。豈可不謂賢乎。然傳曰。邦有道則仕。邦無道則已。夫君子之志。在于天下。而獨潔其身。則不與焉。萌之不仕于莽。是也。觀其辭。光武之徵。則孟萌亦沮溺巖光之徒。而非聖人與斯人之類也。

關羽論

史氏云。關羽萬人之敵。為世庸臣。當矣。又云。羽剛而自矜。以短取敗。亦非誣也。蓋羽者。義勇有餘。而智不足。所以譏也。何以言之。夫羽一授玄德以肝膽。而終始不渝。其為敵擒也。表以三約。思其厚待也。必報效。而後去。義矣。白馬之戰。刺顏良。如探囊。華容之釋。視曹操猶放雀雛。勇矣。雖然。既放之矣。則彼羽翼成。終致使我君臣將搆之屋牆。反為其牙角所穿焉。且其在荊州也。數戰之勝。目中無人。糜芳傅士任重寄也。輕而侮之。吳同仇之與也。辱而拒昏。終又致一敗塗。

地使夫無名之遜。新學之蒙。得成其功。豈非不智乎。雖然有說焉。且漢之初興。王陵以戇。周勃以木強。其它屠販僕隸亡命之徒。附鳳攀龍。皆得封侯廟食。為一代功臣。顧彼豈無一短乎。上之有高帝。下之有三傑。以運則。唐秦天亡之秋。以勢則。暴項人棄之日。羣雄風從。衆豪星麗。彼此相成。首尾相援。故得全焉耳。羽則不然。身當漢末運。奉新造之蜀。而守初得之荆。以左右應敵。仲謀非豚犬。懷王壘以據天險。孟德亂世之英雄。扶天子以令諸侯。蜀之故之於人。張飛已

非羽比。馬超黃忠遠不及驍。所特者。獨有大耳之髯。肉僅枯。而卧龍之鞠躬盡力已。而羽以區區一州。孤峙獨立。四無應援。雖威震華夷。而其實猪已噬其足矣。勢運如斯。當此之時。羽縱不自矜。其焉敢望成全哉。故曰。興亡天也。成敗時也。嗚乎。向使蜀之君臣當漢運勃興之時乎。玄德則必為高帝。蕭曹韓張之功。則必集于孔明。孟德仲謀不敗垓下。則必逃海島。劉禪雖愚。而必亦不失為孝惠矣。則羽之成功。豈翅陵與勃之業哉。要之。羽之時矣。精已燼。天厭漢矣。是以

以玄德之雄略。而身沒永安。以孔明之才德。而星殞
渭南。張飛斬。瞻尚屠。而姜維斗大之膽。膏地矣。豈非
天也乎。夫然後。魏氏正位。吳兒立號。而愚禪之閉目
晉廷。亦何足異哉。故先儒有言曰。民心思漢。王郎假
之而有餘。民心離漢。孔明扶之而不足。豈不信乎。論
者以玄德一篡。相近于漢氏。乃賊吳魏。而獨帝蜀。不
義瑾誕。而獨義亮。其意美矣。抑如天意民心。何史又
稱。關羽好左氏傳。諷誦略上口。乃知羽之純于義。蓋
亦有素焉。後之善畫者。圖義則必寫羽。余視其狀貌。

身據一青龍刀。棗頭鬣眉。美鬚髯已如無甚過人者。
然而其神能使天下萬國像而祀之。崇奉尸祝。至今
益盛。則羽不獨義勇冠當時。蓋其大節至誠。必有足
徹天人貫古今者。可謂人傑矣。至其後世追尊。王孔
聖而帝關公者。則公地下之靈。豈安哉。豈安哉。

酈食其論

厲之人夜半生子。唯恐其似已者。醜也。苟美矣。必欲
其似已。何也。人之情也。漢高帝之興。一時功臣。贊成
大業者。自蕭曹良平樊噲之徒。或溫謹。或知謀。或勇

石梁文集 卷之四
力。或戰勝。各有所長。皆可謂人傑矣。而至其才性氣
宇。則功臣中不復有一似高帝者。唯帝深知似之不
可必得。而異之可集以成大。故其於諸將。皆器使而
翕張之。使各得騁其能也。獨酈生則不然。生之未遭
也。家貧落魄。而不營衣食業。為里監門也。賢豪不敢
役。謂之狂生。生處之不少顧。諸將之齷齪也。生乃匿
而不見。高帝之嫚易也。生喜以為有大略。帝之溺儒
冠也。生自言高陽酒徒。帝之踞牀使兩女子洗也。生
長揖不拜。察生之才性氣宇。豈不誠宛然一隆準公

哉。夫集異而器使。義制之也。見似而喜。情所應也。情
之所應深。而義之所制淺。故帝於諸將。始能器使之
矣。而及其業成之後。則以蕭何之賢而囚。以盧綰之
故而擊。以樊噲之親而殆。斬。以韓信陳豨英布彭越
之功而參滅無遺。是豈皆有罪乎。淺也。帝又嘗以趙
王如意之似己。欲廢太子而代之。夫易太子。大事也。
帝豈不知之乎。且帝之英雄。寧為一戚夫人乎。雖鴻
鵠之歌甚悲。而其實喜似也。故喜似。人之情也。故余
以為酈生之似帝。帝又非厲之人。則帝之喜生。蓋非

復韓彭諸子義制之類也。且酈生謀下陳留。又勸帝據敖倉保成皋。又掉三寸舌。下齊七十餘城。其功偉矣。嚮使酈生壽乎。吾知爵邑綿綿。決無有諸將狗烹之禍。惜也哉。

題跋

題金世雄與田子恭書後

子恭年未弱冠。而性不好酒。不好味。不好聲色。雖詩歌山水之樂。而亦不甚好。其所好者。獨經史百氏。理義之書。朝夕誦習。黽勉窮年。可謂專心致志不遷者

矣。但其人天資素弱。居然有羸形。頃又自言鬱鬱不樂。得无故耶。夫子恭之才之美。姑舍焉。以余觀之。子恭能察察于事務。而不能冥冥于事外。能矻矻于勉強。而不能優優于陶寫。察察之過。心勞。矻矻之至。形憊。子恭其坐此乎。且夫志氣隨年。人之常也。湔之則變。趙武之諄諄。所以誚也。今子恭之弱其年。而老其心。難則勤矣。疾之道也。身疾壽疾。壽疾學疾。恐非大成之道也。此吾之所以為惜也。豈唯吾。吾黨之士咸惜之。豈唯吾黨之士。子恭而不成也。天下惜之。後

世惜之。子恭其容不自惜耶。俚語曰。急磨者玷。疾走者躓。言成事之在于漸也。又曰。鹽勝則鹹。梅勝則酸。言物之不可無和也。夫學亦宜然。雖然。吾豈欲子恭之好酒味好聲色為逸游廢惰之人哉。所望于子恭者。願其勉省性分。寬胸懷。代察察以冥冥。助矻矻以優優。使其少年進取之志。繭抽水至。綿綿渾渾。以要成於遠大也。余辱子恭之知。欲告以此意久矣。今觀世雄書。甚盡焉。遂贅愚意如是。

題孔明出師表後

孔子沒而後有武侯焉。三國以前七百年。世無此人。無此文。三國以後千五百年。世無此人。無此人。無此文。假令此人此文在唐虞之世。則必將禹皋而謨誥矣。假令此人此文在殷周之世。則必將伊呂而訓誓矣。惜哉。此人與此文不在唐虞殷周清明之世。而在三國擾亂之世。不遇堯舜湯武聖賢之君。而遇劉禪愚暗之主。是以其業獨止于此而已矣。嗚乎。七百年于前。千五百年于後。此人與此文。無有乎爾。則自此以往億百萬年。亦無有乎爾。自此以往億百

萬年亦無有乎爾。則五丈原一片精氣。謂之萬古不死。亦可矣。

題文文山肖像

史稱文丞相為人豐下。兩目炯然。此則惟肖。蓋公躬資忠孝。志存大節。不幸生于宋末運。而膺台鼎之任。天下魚爛。社稷土崩。人情兇兇。背叛相繼。而公獨與張世傑陸秀夫等。勦力協謀。專以興復為任。挫折萬變。猶且確然不易其節概。其志在必。收餘燼。然寒灰上報國家股肱之寄。下竭人臣忠貞之分。斃而後已。

矣。是以皋亭之變。羣起叱斥。而益奮。鎮江之亡。變姓名以求二主。至其身虜五坡。宋亦絕祀。則一仰藥於庾嶺。再絕粒於吉州。甘一死如飴。胡元君臣。啗之以尊爵厚祿。而不顧。威之以斧鉞鼎鑊。而不屈。淹之以歲月。誘之以興亡盈虛之數。而不動。蓋天壤之間。其所欲者義。所安者命。斷然如泰山捧日。而挺立於青冥之表。沛乎如黃河赴海。而萬里不禦。勲業雖不成。而其志實足貫日月。動天地矣。乃其國滅與亡四字。天地正氣。數曲。到于今。猶凜凜乎。使讀者髮衝氣奮。

自有興起之意。非烈烈大丈夫。則其能如此也哉。要之。綱常元氣之鬱勃乎。彌古今而不墜。何代無人。古人所謂兼箕子比干之心者。在于公。豈過言哉。史又稱公沒數日。其妻歐陽氏收其尸。面如生。南北人見者。皆為流涕。嗚乎。今亦此像之如生。雖千載之下。萬里之外。而覽之。不覺潜然。

題子夏像

夫子之門。誰不彬彬。而先生獨與子游氏。以文學稱焉。其德則君子儒也云。蓋觀詩傳。可見其文。賢賢之

言。可以見其行。禮後之問。可以見其敏。三豖之說。可以見其博。喪明之過。可以見其仁。嗚乎。世之無道。乃使賢如先生者。獨終於菑父之一宰者。豈不悲乎哉。但芷蘭難掩香。夜光不韜光。先生雖身不遇。而其德固信於天下矣。故一聖於衛。再疑夫子於西河之民。書鷹自得後。

國老蘆洲公好鷹。一日出先大夫龍門公所著鷹自得一卷示余。命為序。余謝不敏。不得命。乃書其後曰。昔者支遁愛馬。或謂其不韻。遁曰。負道愛其神駿。今

主之愛鷹。其亦有所取乎。鷹鷲鳥也。在人為勇。勇者人之達德也。故語曰。勇者不懼。詩曰。維師尚父。時惟鷹揚。主其取于此乎。少皞鳥師。而鳥名官。鷹曰爽鳩。爽鳩氏司寇也。司寇掌邦政。詰奸慝。刑邦國。將紹蔽芾於謳謠。盡例成於法理者也。而國卿職焉。主其取于此乎。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鷲之逐鳥雀。蓋方此之時。鄭君暗弱。不恤國事。而諸大夫皆括囊讓事。偷安是事。獨子產懷大臣之節。思授命之義。挺然奮志。以徇國務。鄭國賴以

安也。蓋有感于然明鷹鷲之言云。主其取于此乎。不然。主身柱石大國。而急于救時。子輿感頌之戒。維翰血食之歎。主豈不之知乎。

書秋聲賦後

使有才無志之人讀此賦不可。使有學無思之人讀此賦不可。使不嘗險阻不知物情之人讀此賦亦不可。蓋人之感于秋也。當其未逢秋。心中先已有秋。夫唯心中有秋。故其感也深。雍門之泣。孟嘗不其然乎。故李陵之傷邊聲。宋玉之悲搖落。李鷹之戀尊鱸。詩

人之賦流火。千歲思之。滿目皆秋。歐陽子蓋知之也。然是豈獨感于秋哉。其樂于春亦然。故有花而無實。皮之不存也。痛定而思痛。不有苦焉。有樂。露袒霜來。有諸已而後感乎彼。花紅月白。有諸我而後樂乎物。然是豈獨感于秋。樂于春哉。凡天下之事。古今之變。皆然。彼非碌碌阿母目下。則安坐青氈而驕兒輩。鄙夫可與言憂樂也。與哉。又可與論天下之事也。與哉。

題桑原傅家園八勝詩歌集

夫人有思耶。寄之則陶山林與。皋壤與。使我欣欣然。

而樂耶。蓋知命亦在其中矣。余得見桑傅之嘗從事其職也。亡論所謂教世教禮。故志典訓。無所遺焉。即威儀之所先後。體貌之所左右。明行之所宣翼。凡可以毓夫守鬯之德。視膳之禮者。傅知莫不為。何其勤也。而其間又或世之智免之士之所辟以自為地者。而傅蹈之而不少辭。雖不幸不得如其志。而抑若傅所謂忠貞者耶。非耶。人或謂忠宜莫不濟焉。貞宜莫不報焉。夫忠之莫不濟也。貞之莫不報也。理也。有命焉。形就而不入。心和而不出。人事盡矣。而視天夢夢。

命也。有理焉。吾悲秦傳之意。亦唯山林與。皋壤與。寄之則陶。我知此勝雖小。而傳之因以自樂也。大况又諸公之金篇玉章。贊以鼓吹之乎。寬政甲寅仲冬既望。

題還城樂圖

周衰而禮樂壞。秦興而封建廢。後代世有制作。隨制隨喪。則後之冥搜古樂。蓋猶夢中聽廣樂已。降至為元為清。則赫赫神器。猶且為蠻夷所盜。何有於其它哉。則三代損益百世可知者。果如何乎哉。然吾東方

之於彼也。以地則數千萬里。以世則數千百年。而三代聖人之遺。彼之全所掃地。而獨有於我何也。必將曰。樂云。樂云。鐘鼓云哉。然皮之不存。毛將安傅。且封建之終。天不可易也。彼且或謂陸氏為規規然。曹氏為區區然。蓋亦勢也耳。非其心也。此圖也。蓋中古之樂已。然而方今。歸然與三代遺聲。並行於我。由彼觀之。惡知其非夢中廣樂乎。嗚乎。東漸之數。其將不獨瞿曇次之業耶。抑天之篤於我。乃併彼封建諸美。取而與之也。余觀此圖。而有感焉。因識。

題王右軍辨賣扇媪圖

楚不知韓信。及其成功于漢。而後始思之。魏不用范叔。至其大顯于秦。而後君臣屏息。夫不能知人於始。而噬臍乎後。是皆賣扇媪之見已。國家之事。豈啻六角扇哉。賢指之用。豈啻兔毫之末哉。而天下古今之滔滔不反何也。

書菊池衡岳熱海勝覽後

窗窳燈耿。夜深寒透。小爐一酌。重繙此卷。詩詩藹然。雅量溢紙。詩不云乎。豈弟君子。又云。溫其如玉。何其

先生之德之肖也。夫靖言庸違。豈啻共之詐。而鼃聲餘分。豈啻莽之偽。抑人之多僻。其於風流翰墨之業。亦唯竒貨自喜。名雅實利。然之奪。而莠之亂。世或不尠。摘藻如春華。吾何以觀之哉。此卷也。固亦先生之片玉已。然觀圖而其游可想。觀詩而其德益顯。則其崑岡全美之可以推。豈可不欽且慕哉。嗚乎。先生逝矣。余自幸嘗同世。荷二十年弟視之愛也。又恨此對遺卷。懷千萬歲無盡之痛也。卷舒之際。雙淚漉漉。不覺酒醒鐘鳴。而落月照屋梁。

說

鵲巢居說

居之名鵲巢。取諸周詩維鳩居之之義。余幼也。寄於父母之家。父母沒也。寄於兄氏之家。其長而未東都也。寄於松氏之舍。齡及而立。凡吾所居。莫非寄焉者。豈不似所謂鳩居者乎。故名焉。雖然。吾嘗思之。凡世皆寄也。而獨吾而已哉。何以言之。居一官者。寄於其官。守一縣者。寄於其縣。君天下者。寄於天下。古之人。寄於古。今之人。寄於今。寄斯安之。安斯不覺其寄。雖

然是非獨人也。物皆然。禽也。獸也。魚鼈也。凡牙者。蹄者。毛者。翼者。鱗者。甲者。其飛走游泳。皆有所寄而然。山嶽也。江海也。草木也。凡峰者。洞者。潮汐者。枝葉者。其動靜榮枯。亦有所寄而然。風雨也。雷電也。霜露也。四時也。其晦明寒暖。鳴默往來。孰亦非寄焉者。又吾聞之地之寄於天也。渾沌之中。如丸而懸焉。上無繩索。之以維持之。下無柱棟。之以支吾之。唯有一元氣者。提而舉之。古之人。嘗憂天崩。余則恐地之墜哉。是為一大寄物矣。獨未知天之蒼蒼。其無所寄耶。將有

所寄耶。書以廣之說。

怪說

天下有怪。無有哉。何以言之。在木石曰夔。罔兩。水曰龍。罔象。土曰殯羊。沈曰履。竈曰髭。邱曰宰。野曰彷徨。澤曰委蛇。其它九鼎之象。十輝之氣。庭氏之射。亳朝之祥。以至迷異志。怪搜神之所載。聖人記之于前。賢人傳之于後。昭昭乎明哉。則怪果有矣。曰怪果有矣。耶。宜有聲色形狀之目。視耳聽手執足履。而可以徵焉。不知將何聲色。不知將何形狀。吾嘗暗坐矣。嘗夜

行矣。嘗入深山窮谷。無人之地矣。而目未嘗視之。耳未嘗聽之。手未嘗執之。足未嘗履之。不視于目。不聽于耳。不執于手。不履于足。而漫然謂有。可乎。曰。四支附。九竅通。首圍趾方。目橫鼻從。言笑語譁。若是者人也。非怪也。有毛有尾。四足而走。目從身橫。撰捫援箬。若是者獸也。非怪也。反行連行。紆行卻行。以脰鳴。以脰鳴。以旁鳴。以若翼若胸股鳴。若是者蟲也。非怪也。喙銳吻決。目數脰顧。體小腹騫。若是者鳥也。非怪也。鱗甲介骨。枝葉根株。若是者魚鼈草木也。非怪也。天

地之間。千彙萬類之蠢蠢蠕蠕。凡目之可視。耳之可聽。手之可執。足之可履。皆其物也。非怪也。蓋所謂怪者。奄忽彷彿。希微惚恍。游行幽冥之間。出沒空蒙之野。若存若亡。或露或滅。不可名狀。不可指畫。不可億度。故命之曰怪。怪者怪也。夫既命曰怪。豈復有耳目手足之視聽執履。如彼人獸蟲鳥魚鼈艸木與物之比哉。是故耳目手足之可視聽執履者。人獸蟲鳥魚鼈草木與物也。耳目手足之不可視聽執履者。怪也。彼聖賢之所記而傳。豈必目視耳聽手執足履。微焉

而後言之哉。亦奄忽彷彿已矣。是故以耳目手足之不可視聽執履而謂之有。不可也。以耳目手足之不可視聽執履而謂之無。亦不可也。是故因有有之。則天下有怪。無有哉。因無無之。則天下無怪。有有哉。甲縵曰。妖由人興。韓子曰。怪不能有聲與形。不能無聲與形。而論語則曰。子不語怪。乃吾則從夫子矣。作怪說

源卿字說

某生好學。就余請字。余曰。天下之水。江河莫大焉。江

發源于岷山之中。河發源于崑崙之西。其始蓋皆濫觴矣。及其流而東也。則兩涯之間。不辨牛馬。屈曲宛轉。經千萬里而愈大。以入于海矣。春雨已下。四澤水盈。於是畎澮溝渠。合而為一。隴畝之所治。農桑之所布。上下遠近。莫不盈溢。汎濫沆瀣。如見大海。而及其雨歇水退也。畎澮溝渠。各復其舊。向之視以為如大海者。須臾蔑然。夫天下之水。一而已矣。或遠大如彼。或須臾如此者。何也。無它。有源與無源也。夫學亦猶水也。與。有子曰。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學之無本。雖

多亦奚以為。是故水貴有源。學貴有本。故曰。學亦猶水也。與。請字。子曰。源。卿子為學。為江河。勿為畎澮溝渠矣。生曰。敬奉教矣。余曰。未也。江河之水。其源濫觴。及其流而東也。屈曲宛轉。經千萬里而愈大。以入于海。是誠大矣。然有時乎。淫雨見濫。暴風見蕩。則又不能無懷山襄陵之變焉。於是乎。乃壞隄決防。折檝覆舟。使民人漂沒。土壤崩折。饑饉薦臻。餓莩盈路。害亦大矣。當斯之時。江河雖大。而反不如畎澮溝渠。無源之水。須臾乾涸之為愈也。夫學亦猶是也。與。是故水

雖有源。而其流苟失。則不如無源也。學雖有本。而其末苟過。則不如無本也。故曰。務本而慎末。學之道也。務本慎末之道如何。子宜思諸。

棋說

神明線道。陰陽白黑。王霸將相。其張置。班固氏之與棋也。一枰方罫。木擊石投。乃至高徵古聖賢。以排擯之。韋曜氏之戒棋也。棋果聖造耶。擔糞之言。有旨矣。棋果奴戲耶。賢乎已之意。惟弘矣。且夫上計取吳越。其廣道乎。中計塞城遮絕。其爭利乎。下計據長沙臨

越。其守邊隅乎。賭墅賭郡。專精銳意。即蜘蛛蟬甲與介甫異措。長日永宵。亦足以當坐隱手談。可謂一適矣。愚子頑孫。逆則淫。淫則惡。心生。庶有藉以處焉。放勳吁于胤子。吾惡乎知非其造焉。以代咯咯行舟之傲耶。且夫玩物喪志。物豈獨斯物乎。愚子頑孫。逸則淫。淫則惡。心生。庶有藉以處焉。是特黃葉止啼已。斷指救臂。君子何與焉。然有說焉。六經子史。文武之道。載如丹青。學者芻豢其義。忘其寢食。童習白紛。孰不謂腸五車腹二酉乎。苟獨書蠹也。均之物也已。文武

之道安在也。乃春秋之戰。彼善於此。是寧可列之於君子之林哉。而學者動輒抗顏嚶嚶。名則肖矣。豈不近于同浴之笑乎。則陰陽神明。王霸將相。何獨異彼乎。木擊石投。尤而倣之。亦可愧也。是亦不可弗知。

菴原生名字說

尺蠖屈而後信。摯鳥冲而後下擊。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夫世豈有晏然居致功名。展志力者乎。禹稷之胼胝。伊呂之耕漁。孔子逐于魯衛。菜色陳蔡。皆困於心。衡於慮。久而後成。淇園之竹。董澤之蒲。非不

夭夭然美矣。孰與老松古柏。冒霜雪。累年歲。盤根錯節。自有棟梁之用也。故乾九五言飛龍。而初九則潛龍矣。言飛之必在先潛也。余之竊有望于子。請名曰龍興。字曰君潛。

命說

太史公嘗論顏淵盜跖之事。其言痛快。可謂盡矣。夷伯

傳中或曰以下。至天道是耶。非耶。一百七十八字。皆或人之語也。余甚感焉。余或人也。非太史公自余也。天道是耶。非耶。或人疑天之言也。非太史公疑天也。下文子曰以下。則太史公假古語以為己答。以深破或人之惑也。言言至妙。從橫快痛。而其義與孟子致壽不貳章。實相符合。誰謂太史公不知天道乎。

蓋古人或誤讀傳文。乃以余字係之于太史公。遂取或人之所疑。視以為太史公之疑。故往往譏太史公以不知天道。余又作命說廣其意曰。野有千金之珠。者可謂冤矣。
 使二人走取之。強足者獲而弱足者廢必矣。如中途有虜。強足者則弱足者獲矣。何也。幸也。既懲于虜矣。後之欲取珠者。務弱其足可乎。故取珠有道焉。不務強其足。則不可獲也。足不強而獲者。幸也。非理也。夫富貴壽考。人之所欲也。得之有道焉。不務脩德。則不可得。德不脩而得者。幸也。非理也。天地猶廣莫之野乎。富貴壽考猶千金之珠乎。德猶強足而不德。猶

弱足乎。昔者顏淵之足強矣。而其不獲珠者。中途遇虜也。盜跖之足跛矣。而其獲珠者。幸也。遇虜。是謂不幸。不幸。是謂命。犯命盜也。安命君子也。既懲于顏淵矣。後之欲富貴壽考者。務為盜跖何也。故曰。道不同。不相為謀。孟子曰。殀壽不貳。脩身而俟之。至矣。

辨

王霸辨

王霸無辨。辨之今也。古者無之。古之所謂王霸。名與實俱。後之所謂王霸。名存實亡。今之所謂王霸。名實

皆喪。斯三者。王霸之所以變。道術之所以裂也。王者君也。霸者臣也。王出命者也。霸奉而行之乎下者也。古之時。如夏禹殷湯周武。是所謂王也。如夏之昆吾。殷之大彭。周之太公。是所謂霸也。人之全體。心為主。心不能自形。藉身而形。身不能自使。藉手而使。手不能自握。藉指而握。自然之理也。天成之勢也。天下之大。不獨身體。天下之事。不獨使握。故古之制天下也。王之下建霸。霸之下建五侯九伯。五侯九伯之下建諸侯卿士大夫。尊卑大小。相藉以治。自然之理也。天

成之勢也。是故諸侯卿士大夫之道。即五侯九伯之道。五侯九伯之道。即霸之道。霸之道。即王之道。霸非異乎王。王非殊乎霸。尊令而卑承。大統而小行。譬之猶心身之相須而成人也。猶衣裳之相須而成服也。猶棟梁之相須而成屋也。故曰。古之所謂王霸。名與實俱也。昭王南征而周德衰。平王東遷而九鼎輕。於是五霸代興。乘大國之勢。挾萬乘之權。莅中國以制天下。約與國。奉王命。會盟以要信。征伐以建威。夷狄朝貢。諸侯服從。天子錫以弓矢斧鉞。以霸諸侯。其功

偉矣。其勢盛矣。雖然。五霸其德不及古。其業不如古。不能使天子雍雍穆穆于上。不能使萬民熙熙皞皞于下。乃陽尊王室。而陰陵之。名為王霸。而實反之。是以霸業益熾。而王德益衰。齊楚晉秦益大。而周邦益削。譬之猶指之肥於臂也。猶尾之大於首也。猶枝葉之強於根株也。功雖偉也。勢雖盛也。名實不稱。上下易矣。故曰。後之所謂王霸。名存實亡也。及戰國時。七雄競馳。天下鼎沸。民之塗炭。日究月迫。天下之事。非從則橫。非攻伐則篡弑。於是蘇張甘犀。短長揣摩之

說起。而王霸之辨始分。當斯之時。天下之人。知有諸侯。而不知有周。知有五霸。而不知有古之霸。耳目慣焉。人心染焉。是以雖以孟子荀卿之賢。而其勢不能弗相仍。讓以救其急焉。於是乎。乃謂德為王。謂力為霸。謂粹者為王。謂駁者為霸。以喻乎一時矣。施及今日。學者不尋其意。不推其本。裂眚瞋目。信信然。唯王霸之辨是事。雖然。王之道。即霸之道。霸之道。即王之道。王霸無辨。今也。乃噍噍然。獨欲辨之乎。齒牙之間。是猶捕影捉風。揭鐘鼓而求亡子。終無益乎得也。古

者王霸屬之乎位。今也係之乎道。古者王霸以治天下。今也以為訟具。孟子荀卿辨之以救一時。今也辨之欲以為百世之律。譬之猶飽瓜之不食也。猶南箕之不可簸揚也。猶大瓠之亡所容也。議論雖勤。是非雖覈。其所謂王非王。霸非霸。本根乖矣。故曰。今之所謂王霸。名實皆喪也。昔者堯舜受禪。而萬民雍。湯武放伐。而殘賊除。五霸會盟。而兵車休。斯三者。均是仁於民人。而功於天下者也。然而堯舜有裕于德。湯武有慙于德。五霸有愆于德。是其故何乎。豈非以堯舜

性。湯武身。五霸假也哉。然則堯舜之受禪。則堯舜而然。湯武之放伐。則湯武而然。五霸之會盟。則五霸而然。五霸非不欲為湯武。德不及也。湯武非不欲為堯舜。時不可也。故湯武之不為堯舜。非厭而避之。五霸之不為湯武。亦非厭而避之。而今論者曰。霸道貴權略。而不貴仁義。是瞽說也。俗儒之見也。以是議五霸之不及則可。以是辨王霸之道則不可。樓季日行數百里。跛人則不能數里。非不欲為樓季焉。不及也。而謂之跛人貴數里。可也哉。羿逢射。楊葉於百步之外。

百發百中。拙射則百不能一。非不欲為羿逢焉。不及也。而謂之拙射。貴不中可也哉。古之御天下也。撥亂以兵威。飾治以禮樂。有文事。有武備。剛柔相克。寬猛相濟。猶日月之代明。晝夜之錯行。古之道也。王霸之所並用也。今論者曰。霸道重兵威。而不重禮樂。是瞽說也。俗儒之見也。以是論五霸之不及。則可。以是辨王霸之道。則不可。殷湯之代夏也。天地鬼神以要百姓。誓命誥戒。以厲軍士。勸之以爵賞。懼之以刑戮。攻三宍。以俘寶玉。放南巢。以殫朋黨。終以取天下矣。如

是則王豈獨重禮樂哉。武王之伐殷也。亦天地鬼神以要百姓。誓命誥戒。以厲軍士。勸之以爵賞。懼之以刑戮。牧野一戰。血流漂杵。玄鉞以死衆妾。黃鉞以斬紂頭。終以取天下矣。如是則王豈獨不重兵威哉。是故王霸無辨。辨之今也。古者無之。孔子者。天下之大聖也。學者之所折衷也。孔子刪詩。贊易。叙書。傳禮記。未嘗一辨王霸。非不辨。無辨也。干七十二君。教三千弟子。未嘗一辨王霸。非不辨。無辨也。故使孔子當昆吾大彭太公之任。則必為霸。不為王矣。使孔子當夏

禹殷湯周武之任。則必為王。不為霸矣。故孔子之小管仲之器也。非小霸也。小管仲也。孔門之童羞稱五霸也。非羞霸也。羞不及也。是故王霸無辨。辨之今也。古者無之。故善辨王霸者。以不辨為辨。不善辨王霸者。以辨為辨。嗚乎。三代降而為衰周。衰周降而為今日。王霸之變。非一焉。古之所謂王霸。名與實俱。故王霸而王霸矣。後之所謂王霸。名存實亡。故王霸而非王霸矣。今之所謂王霸。名實皆喪。故非王霸而又非王霸矣。斯三者。王霸之所以變。道術之所以裂也。詩

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謂古之王霸也。綠兮衣兮。綠衣黃裳。謂後之王霸也。如匪行邁謀。是以不得于道。謂今之王霸也。

碑

床島堰碑

此堰者。正德二年壬辰。梅巖公時之所造也。初我御井郡諸村。土美而憂在少水。稻數村庄屋清右衛門。及八重龜村庄屋新左衛門。鏡村庄屋六右衛門。皆慷慨有智數。嘗相筑後河之可堰。以引水。規畫在

意然以洪流巨浸事係非常默止有年一日扼腕相謂曰咄明明在上百世之功萬姓之利時可失哉議合乃狀方略白官長官長傳而上之公英明勵精治道一覽壯之即命野村宗之丞草野又六掌後清右衛門等三人副之他奉職者家老總奉行以下大小有科又六名實秋亦久乃頤河堰為人俊偉膽量超倫又能商功用其為國辟土起利前後許多蓋當此時諸承任者率皆倜儻妙選得人及命下衆氣投合奮起從事乃大募役丁因前所上狀鑿長渠于床

島村樹石立堰以壅河流於是河水洶沸怒而西注者數百千間勢如漸上而渠腹所受屬厭有餘矣又就渠首䟽地鋪石以導河餘流路峻岸峭奔瀉數曲望之如降龍而行舟之駕而落于本河者斗折一瞬翻飛可觀是稱舟通蓋為堰大小凡四而聚稱之為渠一而下流萬泓崇庠曲直權衡得宜蓄洩之機旱潦之度天造而地設其巧雄奇而毫不愆于素功始于正月二十一日而畢于四月十三日為日僅八旬餘用夫凡二十餘萬人用錢凡五百餘萬文當其填

築時小石會而芑之。芑凡五十餘萬。大石不知其幾。萬億皆以二月晦一時下手。有負而投之者。有并舩而沈之者。斯日人徒雲集。而行步進退。節制前定。賞隨其勞。過者有罪。於是乎人氣十倍。一投一沈。奮厲之壯。殆欲與河水爭勇。觀者魂褫云。功成地之富于水者。凡四十餘村。得良田一千五百餘町矣。抑正德距今百餘年。星霜非淺。而渠下之民。到于今。鼓腹樂業。不勞而飽。皆拜以為神錫。後世可知也。嗚乎。數子之有功于國于民。可謂大矣。文化十四年三月。

行狀

平洲先生行狀

細井先生。姓紀氏。諱德民。字世馨。稱甚三郎。小字外衛。尾州豪農甚十郎之次子也。母竹内氏。以享保十三年戊申六月廿八日生先生於知多郡平洲村。先生幼岐嶷。神彩映人。父母竒愛之。恒與筆研翫之。比十歲。志氣高邁。居常鞅鞅不樂。居田畝間。又母因遣居府城。從時師受書。數年。自經史百家。以至邦乘稗官之說。畧已涉獵。而其所論著。頗亦可觀。年十六。遊

京師。遍造諸儒。居一年。不見名德可師資者。乃治任還鄉。却掃讀書。父母益喜其力學。將分田為資。先生曰。兒非農田無為也。願得黃金。賣田得二百金。先生盡捐之書。會府人淡澗元子始結叢桂社以教其徒。先生聞其風而說之。往謁之。則大服其高義。乃歎曰。不圖我師在乎邇也。遂委質焉。年十八。欲西遊崎陽。父母壯而許之。宗族隣里則相將來戒。父母曰。君兒不治產業。讀書自娛。聞讀書之道在于孝弟。不養父母而好遠遊。孝安在。勤兄而自逸。弟安在。君兒狂矣。

君盍嚴訓以復本業。不則今噬臍矣。父母不從。衆乃相與笑曰。子而狂。父母亦狂。先生遂單身離鄉。經山陽。舟玄界。而到崎陽。則主其土高士小河仲栗。友飛鳥子靜。相結為兄弟。又與西州諸名流。時時周旋翰墨之場。旁又從象胥氏學華音。居三年。鄉信報母疾。先生大驚。即日東歸。歸則母已沒。先生大悲悼。悔恨不已。卧病歲餘。嘔血幾死。年二十四。會元子移社東都。召先生。先生素有東意。以病未除不果。於是急赴東都。以從元子。明年別僦一居。教授諸生。時先生貧

已極。而兄正方又因事破家產。不能相資。故其始下帷室。後四壁薪米。才可支數日。然先生則夷然不以為意。因其所生村。自號平洲。又假其近村山名。稱如來山人。日對生徒。弦誦不已。既而四方之士望風來學者。雲屯為徒。紀香巖公時為西條侯。首延先生。米澤侯尋又師奉。皆禮待優渥。自是之後。列侯貴族。脩贛稱弟子。卑禮厚幣。延招問道者。年盛一年。此時元子既故。而先生所親善者。肥後文學玉山秋子。長門文學鶴臺瀧子。勝山文學蓬萊木子。佐倉文學太室

井子。處士大湫。南宮子等。皆是一世之名儒。相與叙齒。為兄弟之交。專以經學德行訓乎人。以善誘成材。為己任。於是乎名不求而日高。望不期而日重。至凡天下之好學者。雖僻邑寒鄉之士。而莫不知世有平洲先生矣。年四十四。應米澤侯招往其國。侯尊先生為一國師表。留一年。闔境靡然鄉風。蓋當今米澤治教之顯聞于天下。實基于斯云。年四十九。米澤學校興讓館成。再應招往。亦留一年。還。侯自來勞。親贈銀百枚。帛十五匹。及酒魚。妻子門生皆有賜。安永九年

庚子年五十三。尾公始召見。給月俸米二十口。及聽講。大驚贊以為得人。間二月。命為侍讀。班列親衛隊。將歲俸米三百包。先生素不願祿仕。以故凡每有諸侯欲屈之者。雖待以美官厚祿。皆却而不應。然尾者父母之邦也。且以位則宗藩之首。以君則天下之賢明。以義與法則又無辭理加之。以身嘗為其邊土一氓。而新擢位于諸士之上。今而追思先父母膝下竒愛之情。與泉下榮慕之心。先生雖高尚。而其不免奉檄之喜者。情也已。先生已拜命。公禮遇日厚。明年辛

丑。從駕如尾。天明二年壬寅。還東都。公割邸西南隅地。新起宅。賜之。三年癸卯。如尾許朝謁。獨拜。初尾有國校。號明倫堂。歲月積久。堂宇不脩。學政漸衰。於是公命執政。新造一大校于城南。依舊名曰明倫堂。又移戴公親書額。揭之。撰國俊秀數十百人為學生。拜先生為明倫堂督學。兼總述館總裁。先生乃薦國耆儒及弟子若干人充學職。上自卿士大夫。下至市井閭里之氓。莫不皆來受教。學政大振矣。先是公又命鄉縣權置講所。使先生循行教諭百姓。僧俗男女會

集聽教者每場數千人。或至萬餘人。先生為講孝經四子等書。因緣廣義。論人倫之本。諭治生之道。辨公私。別淋慝。導以溫言。厲以危言。教戒懇到。聽者莫不感說。退則肅肅相警。不敢為非。公善其功。特賜黃金時衣。四年甲辰。益賜歲俸米百包。今年還東都。五年乙巳。如尾。請罷繼述館總裁。六年丙午。許朝賀。獻刀馬。又改賜歲祿四百石。超數等進班新衛騎將之上。今年明倫堂始釋菜先師。先生祭酒。初夏還東都。七年丁未。如尾。先是先生奉命率諸學士校羣書治要。

至是刊成。賜刊本一部。賞其勞。今年人吉學校習教館成。初人吉先侯師事先生。有志建學。不幸即世。今侯立。亦師先生。志在繼述。至是始成。學制一承先生成規。八年戊申。還東都。寬政元年己酉。如尾。二年庚戌。還東都。命兼世孫侍讀。四年壬子。年六十五。以老辭。明倫堂督學。優命許之。侍讀如故。八年丙辰。今米澤侯復請先生於其國。留五旬。還。侯自來勞。贈賜視老侯時。十一年己未。公薨。執政使先生撰謚。先生退而泣曰。我事畢矣。間一年。疾卒於東都之宅。實享和

元年辛酉六月二十九日也。壽七十四矣。先生風格清貴，威儀可仰。其接人溫恭有禮，忠信不隱，居家安靜。雖妻兒徒弟，未嘗一見疾言遽色。性又無所愛翫，文房諸具，獨取供用，絕不用奇巧者。冬祁寒，室不設脚爐，唯有一火盆，亦未嘗手之。為人詳慎，尤深乎思。每讀書，少則隱几默思，語門人曰：學思相須，聖人之教也。今人則否，故先生為事，雖小事，熟思不苟，必循循有序，而至其機得理到也。雖大事，斷然勇往，毫無畏縮色。聞儒生有取敗者，戒門人曰：非學之不博也。

坐不思耳。平生喜稱人之美，聞一善，必游揚，不容乎口。聞惡，藏而不言。人有毀己者，洒然不介于意。嘗有一儒標書先生詩集，誣罔唾罵，無所不至。門人得而上之。先生覽畢曰：大益于我矣。無復佗語。先生為學，一守師訓，其讀書，主提大義，不拘拘乎字句。講經，姑据古註為解，而至其獨得之見，則超然別有不屑諸註者。嘗謂有天地而有人，有人而有聖人，有聖人而有聖經。聖人之於人類也，今以其類讀其書，有不言之妙存于其間矣。夫妙可思而得焉，不可揭而示之。

於人也。故古今註家謂之釋章句則可矣。謂之釋經則不可也。謂之釋經則可矣。至其可以施于今日則未盡也。又曰。聖學之要在於成德。不在於學流。故各學其學。各道其道。搖唇鼓舌。與人爭門戶。吾不取也。又曰。凡育人才。宜如農夫養菜。不要如愛菊者養菊。養菜美惡兼培。各有所用。養菊者見不如己意者。必刈而棄之。其際如此。故先生之門。學無區域。使人人從所好講之。務在於成材德。曰。吾豈愛菊者哉。諸生有過。寬恕不責。必婉曲諷諭。以待自悔悟。嘗有遠來

書生。從學多年。兼幹錢財出入。後頗倦學。又及歲卒。會計頓耗。衆皆疑之。而先生視之如不知者。既而其人自疑求歸省。衆以為萬不再來。臨歸。先生脫腰刀與之。曰。子刀裝激矣。非所以慰父母也。書生感泣而去。未數月。再來勉強倍人。其成人不棄如此。又嘗有一年少。以孝聞。父斃于路。誤認一貴人。以為仇。欲要刺之。其家諭戒多方。不可。因遣見先生。先生見而叱曰。退。吾以孝弟訓乎人。不欲見不孝之人。將入。少年大怒。提刀而進。曰。不孝二字。於我如何。先生大聲曰。

既不思不孝二字。非不孝而何。其人始悟。泣謝之。終請為弟子。其隨人施教。亦有如此者矣。先生門人衆多。其就塾親炙者。前後不下數百人。其達材成業。下惟教授。及為諸藩執政師儒者。數十人。又死塾無歸者若干人。先生自主葬之。春秋則祭焉。又昔在崎陽。結為兄弟者。小河仲栗。飛鳥子靜。後先皆來東都。與先生同居。子靜無妻子。仲栗則有。并先生夫妻為五姓三家。同學多年。一無間言。子靜死。喪祭如家人。後仲栗託二兒爵鼎於先生卜居。病革。其婦問後事。仲

栗少開目曰。世馨在焉。仲栗沒。先生又迎其婦與女。養之。爵死。亦喪祭之。且為女整資裝嫁之。又有長鼎。及南宮大湫孤兒。齡及學成。並薦為尾教授。先生既大用於尾。則一時政教。蓋與有力固矣。它至諸國。君相。凡每與先生語。必屏人移時。書來。先生多火之。竊度於其國機密。先生必有大造矣。然而終身甘口不言。及卒。書札數百通。猶在遺篋。衆議盡返之。各主。是。以其詳絕不可知也。先生受國賞賜。前後亡數。其得疾也。今公又數賜物。問狀。其它諸侯。嚴臨視病。卒。又

石梁文集 卷之四
服心喪者數侯矣。雖其尊賢之厚。蓋先生之德致之也。先生雖生鄙賤。而如其世系。頗亦有可言者。遠祖為納言長谷雄。仕宇多帝朝。其孫雄文。隱河州細井鄉。子孫因氏焉。二十傳至岑克。始徙居叅州。岑克生克成。為今川義元裨將。克成生岑廣。小豆坂之役。力戰被創。不能騎。辭祿家居。岑廣生雄貞。雄貞仕于神祖。姊川之役有功。賜刀及金。後為岡崎三郎君衛騎。君廢。從士卒十餘人。隱于尾。終為尾人。以耕耘為業。從卒皆為隸農。統一後。伊奈備前守使過村。強再

起。雄貞辭衰老。因出一槍。斷短其柄者。眎之。備前守慨然別去。雄貞生貞久。貞久生恭貞。恭貞生恭正。恭正生正長。正長即甚十郎生先生者也。先生兄正方。雄貞至正方六世。世家平洲。平洲尾南鄙也。余昔從先生遊其地。則里民蟻集。扶老携幼。送迎數里。敬先生如神。而前狂笑先生者。其子若孫。傳說往事。以為鄉黨之榮焉。村西北山曰如來山。山下有觀音寺。先生齠齔習書處。寺僧年可八十。為余語曰。子先生素不凡。其在母身。母數夢三辰。生有數黑痣。在眉鬣間。

成七星象。始執筆。便成字。指庭前松樹曰。嘗攀此。余叱曰。童子無禮。垂足於人頭上。先生笑曰。豈啻足。我學終歷汝輩矣。甚十郎君老。更名樂翁。先生迎之于尾。養之。孝敬備至。翁罹中風。卧褥七年。一日不有不樂色云。翁之墓在東都淺草天嶽院。先生卒。亦就塋焉。先生娶石村氏。早沒。再娶奧田氏。二男。長曰長融。字君朗。次曰長温。字泰卿。二女。長適門人泉長達。長融。至次女。皆先喪。晚有一女。養子德昌。字世克。宇野氏之子也。續後。先生遺稿有文集及雜著若干篇。嚶

鳴館詩集及松島紀行已行于世。先生晚年好為山水畫。又嘗學和歌於有栖川一品王之門。所著有雄島苦家等編。

石梁文集卷之四

